清史稿/卷4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二十五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二百十三

► 卷四百二十七

王慶雲 譚廷襄 馬新貽 李宗羲 徐宗幹 王凱泰 郭柏蔭

王慶雲

王慶雲，字雁汀，福建閩縣人。道光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讀學士，遷通政副使。慶雲通知時事，尤究心財政，窮其利病，稽其出入。文宗即位求言，慶雲疏請通言路，省例案，寬民力，重國計。其言重國計，略謂：「今歲入四千四五百萬，歲出在四千萬以下，田賦實徵近止二千八百萬。夫旱潦事出偶然，而歲歲輪流請緩；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，實徵常不及五百萬。生齒日增，而銷鹽日絀。南河經費，嘉慶時止百餘萬，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六十萬。入少出多，置之不問，思為一切苟且之計，何如取自有之財，詳細講求：地丁何以歲歲請緩？鹽課何以處處絀銷？河工何以年年報險？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。」奏入，上深韙焉。

時命中外大臣保薦人材，禮部侍郎曾國藩舉慶雲以應，詔擢詹事，署順天府尹。咸豐元年，授戶部侍郎，仍署府尹。內務府議令莊頭增租，佃戶不應，則勒限退地。慶雲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援乾隆間停設莊頭，嘉慶間奏禁增租奪佃兩案，奏請敕內務府不得任意加租。戶部請改河東鹽政章程，並清查山西州縣虧空，命慶雲偕浙江布政使聯英往按。

尋奏定清查虧空章程，並會山西巡撫那蘇圖奏言：「晉商賠累，一在鹽本鉅，一在浮費多，一在運腳重。官鹽既貴，私販遂乘間蔓延。從前鹽價每石三五十兩，自坐商囤積居

奇，畦地錠票，租典靡常，一業數主，人人牟利。一石之鹽，貴百三四十兩，運商安得不困？河東鹽行三省，酬應繁多，總商分派者號為廳攤，散商自送者歲有常例，統計二十六萬餘兩，幾達歲課之半。加以石鹽腳費多至百兩，因其定價難增，遂至相率為偽，摝沙短秤，民食愈艱。臣等公同商酌，輕鹽本必先定池價，革浮費必先行　　票法，減運腳必先分口岸，將緝私之法並寓其中。蓋鹽有專商，票無定販，大要在留商招販，先課后鹽，而後引目不致虛懸，課額無虞短絀。向來坐商昂價，總以缺產為詞。臣覽池面寬廣，滷氣醲厚，即雨暘不齊，裒多益寡，足敷五千六百餘石之額。鹽貴不在缺產，而在售私。擬定白鹽一石貴止六十兩，青鹽遞減，坐商工本外有贏餘。令各商立法互稽，但使鹽不旁流，商鹽自富，錠票銷價，亦復刪芟。畦地租典，先侭運商，總期減輕成本，禁衛課官吏浮費，別籌公用。每票徵銀七分有奇，隨課收發，此外需索，坐贓科罪。其領票、招販、掣鹽、截角諸事，悉仿兩淮成例，微為變通，以歸簡易。河東鹽行河南引地，自嘉慶二十四年改為商運民銷，以會興鎮為發鹽口岸，商民稱便。擬將陝西、山西、會興鎮分為三路，不許摝越，鹽到發販隨銷，亦聽商人自運，兼防夾私，力杜作偽。統計河東全綱，比較昔價，裁浮改岸，年省七十餘萬。得人守法，商力不疲。即間有歇業，或運商歸併，或坐商承充，永絕舉商、保商諸弊。」下部議行。

慶雲既明習計政，主部事，先後奏請清釐江寧、蘇州、安徽三布政司例應入撥、延未造報各款，自道光三年至咸豐元年，凡千五十九款，九百三十六萬兩。又奏言：「江南賦甲他省，額徵五百二十九萬，道光十六年，豁欠五百六十餘萬，計十年蠲一年之額；二十六年，豁欠一千餘萬，計十年蠲兩年。及咸豐二年，豁欠一千三百餘萬，十年幾蠲三年。請飭江蘇督撫，熟田未完，不得混入次年緩徵。」又奏覆閩浙總督季芝昌等以閩鹺疲累，請展緩勻代額課，言：「閩鹺所以疲累，病在私鹽充斥，浮費繁重。芝昌等議停勻代課六萬餘，派認續例課二萬餘，五年之後，勻代起徵，例課仍納。朝三暮四，恐無此辦法。」又言：「芝昌等但陳料理之難，未籌補救之法，或就場徵課，或按包抽稅。應令擇一可行之策，另議具奏。」又奏覆江西巡撫張芾請撥粵鹽濟銷，言：「江西借撥粵鹽，前明總制陳南金、巡撫王守仁嘗行之，所謂不加賦而財足，不擾民而事辦，其法至善。應令速籌遵辦。」又奏：「滇、黔解運銅鉛，道遠阻兵。應令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，籌鑄制錢，並於附近水次兼鑄大錢，運四川、兩湖易銀，並派民間交納地丁稅課。」又奏：「新疆南、北兩路駐兵四萬，歲需經費一百三四十萬，垂及百年，為數万萬。請停陝省官兵換防喀什噶爾等八城，即由伊犁、烏魯木齊滿、綠營飭撥，五年更換，可歲省數十萬。」又奏請裁東河河督南河河庫道併兩河廳員修防經費，南河不得過百萬，東河不得過七八十萬，並裁漕督，歸南河總督兼管。各疏多如所議行。尋授陝西巡撫。

四年，粵匪擾河南，慶雲赴潼關，與提督丰紳、將軍扎拉芬籌防禦。又自潼關赴商南，遍歷各隘。上命丰紳率兵駐襄陽。粵匪陷武昌，慶雲請以湖北會城暫移襄陽，山西、四川協籌軍餉，保全大局。尋調山西巡撫。

五年，奏言：「潞鹽行銷山西、陝西、河南三省，陝患鹽多，晉苦值貴。擬將陝引勻銷晉省三百七十石。晉引則就地遠近，公平定價。惟河南官運已覺暢行，擬兼行民運，以廣招徠。禁止吉蘭泰、花馬池鹽侵銷。」又言：「陝省課歸地丁，輸納不前，請仿河南招販民運，於河東、河西擇地設局稽查。」又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各軍營用銀出納，易錢買糧，歲豐銀裕，何便如之！今用兵之地，賦稅不全，仰給鄰省，完善之區，正供不足，佐以捐輸。當此穀貴錢荒，以銀易錢，以錢易糧，耗折大半。往時兵飢，得銀可飽，恐此後以銀亦不可飽，況銀且不可常繼。擬令州縣碾動倉穀，解餉兼用制錢，舟楫可通，宜無不便。」均如所請。

又奏：「山西前明逼近三邊郡縣，率民築堡自衛。一縣十餘堡至百數十堡，星羅釭布。今惟云中、代、朔，堡寨相連，省南各屬，則多殘缺，當令繕完。定社規，立義學，化導少壯惰遊，合祭賽以聯其情，相守望以齊其力。有事則聚守，無事則散居，於無形中寓堅壁清野之法。」又以河南南陽諸地旱蝗，請飭發倉籌賑，俾災民不為土匪勾脅，以救災即以弭患。捻匪擾南陽，慶雲密陳省南分三路，遣兵巡防。

擢四川總督，貴州思南教匪為亂，慶雲遣兵防酉陽秀山，請飭總兵蔣玉龍自鎮遠規复思南。尋奏四川舊有啀匪，盜案多於他省，飭各屬行保甲，立限捕盜。又奏於酉陽設屯田，分設屯兵駐防城鄉要隘。又奏：「川省差役捕盜，傳證起贓，輒糾多人，持械搜掠，名曰'掃通'者，此與強盜無異。請照強盜律，不分首從皆斬，兵丁有犯同之。」均下部議行。

尋以黔匪焚掠，漸近綦南，遣兵出境攻層巒山、飛梯岩諸隘，又破胡家坪賊巢。九年，兼署成都將軍，調兩廣總督。行次漢陽，以病乞罷，許之。旋召詣京師，病未即行。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授左都御史，擢工部尚書。同治元年三月，慶雲將力疾赴召，前一日劇病，卒，諡文勤。孫仁堪，循吏有傳。

譚廷襄

譚廷襄，字竹厓，浙江山陰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刑部主事，再遷郎

中。出為直隸永平知府，調保定，遷順天府尹，擢刑部侍郎。咸豐六年，出為陝西巡撫。直省採米運京倉，廷襄疏言：「陝西產米少，轉輸不便。請改折解款，由部召糴，費節而事集。」七年，署直隸總督。

是時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合軍陷廣東省城，廷襄疏請封貨閉關，恩威並用，上以海運在途，激之生變，虛聲無實益，不允。八年四月，英兵北犯，佔大沽砲台，窺內河。大沽口外積沙，海舟不能直入，敵舟至，數以小汽船採測。時方議款，不為備，不虞其驟發。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，奪官戍軍台。九年，以三品頂戴署陝西巡撫。上命直省禁習天主教，廷襄疏言：「天主教流行中國二百餘年，到處窮搜，轉滋駭愕。惟有密飭官吏稽查保甲，列冊密記，乘機啟導。」時款議未定，或請西巡，偕總督樂斌疏陳三便三難，議乃寢。

十一年，授山東巡撫。頻歲軍興，山東諸郡縣群盜蜂起，皖捻入境，勾結土匪，滋擾幾遍。僧格林沁大軍駐山東督剿，廷襄率兵出省協助，並督各郡縣團練防剿兼施，具詳僧格林沁傳。同治元年，兼署河東河道總督。三年，入為刑部侍郎，調工部，又調戶部。

五年，湖北巡撫曾國荃疏劾總督官文貪庸驕蹇，並以公使錢餽四川考官胡家玉、張晉裕等，上命尚書綿森及廷襄往按，並詰家玉。家玉言自四川還京，道湖北，官文等餽贐，以道梗改水程，無州縣支應，乃受以充費。廷襄等至湖北，疏言：「丁、漕、鹽、釐、關稅、捐輸，實用實支，並無浮濫。惟漢陽竹木捐零星不請獎敘者，凡因公動用，例不報銷之項，　　由此動支，官文餽家玉等是實。」上為罷官文。即令廷襄署總督，家玉等並下吏議。

御史佛爾國春劾國荃，言國荃亦以竹木稅治公廨，嚴責廷襄蒙蔽。廷襄等復疏陳國荃上官未久，無以竹木稅治公廨事，因言：「湖北三次陷賊，百端草創，不循例案，諸廢具舉，隨事設施。今以動用官款，加以處分，亦足示警。若更罪及所受之人，路遠給貲，親喪承賻，皆罣吏議。王道本人情，瑣屑煩苛，似非政體。」於是諸受餽者皆置不問。六年，上用前事奪官文總督，是冬，國荃亦以病乞罷。

廷襄還京，署吏部侍郎，遷左都御史。再遷刑部尚書，兼署吏部。九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謚端恪。

馬新貽

馬新貽，字穀山，山東菏澤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安徽即用知縣，除建平，署合肥，以勤明稱。咸豐三年，粵匪擾安徽，淮南北群盜並起，新貽常在兵間。五年，從攻廬州巢湖，新貽擊敗援賊，迭破賊盛家橋、三河鎮、柘皋諸賊屯，尋克廬州。積功累擢知府，賜花翎，補廬州。七年，捻匪、粵匪合陷桃鎮，分擾上下派河，新貽破賊舒城，記名以道員用。八年，署按察使。賊犯廬州，新貽率練勇出城迎擊，賊間道入城，新貽軍潰失印，下吏議，革職留任。九年，丁母憂，巡撫翁同書奏請留署。十年，欽差大臣袁甲三為奏請復官。十一年，同書復奏薦，命以道員候補。丁父憂，甲三復奏請留軍。同治元年，從克廬州，敗賊壽州吳山廟，加按察使銜，署布政使。苗沛霖叛，從署巡撫唐訓方守蒙城，屢破賊。二年，授按察使，尋遷布政使。

三年，擢浙江巡撫。浙江新定，民困未蘇，新貽至，奏蠲逋賦。四年，復奏減杭、嘉、湖、金、衢、嚴、處七府浮收錢漕，又請罷漕運諸無名之費，上從之，命勒石永禁。築海寧石塘、紹興東塘，濬三江口。岐海為盜賊窟穴，遣兵捕治，擒其魁。厚於待士，會城諸書院皆興復，士群至肄業，新貽皆視若子弟，優以資用獎勵之。嚴州、紹興被水，蠲賑覈實，災不為害。台州民悍，輒群聚械鬥，新貽奏：「地方官憚吏議，瞻顧消弭。請嗣後有諱匿不報者參處；僅止失察，皆寬貸，仍責令捕治。」下部議行。象山、寧海有禁界地曰南田，方數百里，環海土寇邱財青等處窟其中，遣兵捕得財青置之法，南田乃安。黃岩總兵剛安泰出海捕盜，為所戕，檄副將張其光等擊殺盜五十餘。上以新貽未能豫防，下吏議。嘉興、湖州北與蘇州界，皆水鄉，方亂時，民自衛置槍於船，謂之「槍船」，久之聚博行劫為民害。新貽會江蘇巡撫郭柏蔭督兵擒斬其渠，及悍黨數十，槍船害始除。擢閩浙總督。

七年，調兩江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奏言：「標兵虛弱，無以壯根本。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寧，親加訓練。」編為五營，令總兵劉啟發督率緝捕，盜為衰止。宿遷設水、旱兩關，淮關於蔣壩設分關，並為商民擾累。新貽奏：「蔣壩為安徽鳳陽關轄境，淮關遠隔洪澤湖，不應設為子口。當令淮關監督申明舊例，嚴禁需索。宿遷旱關非舊例，徵數微，請裁撤，專收水關。」從之。幅匪高歸等在山東、江蘇交界佔民圩，行劫，新貽捕誅其渠。

九年七月，新貽赴署西偏箭道閱射，事畢步還署。甫及門，有張汶祥者突出，偽若陳狀，抽刀擊新貽，傷脅，次日卒。將軍魁玉以聞，上震悼，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端愍。命魁玉署總督，嚴鞫汶祥，詞反覆屢變。給事中王書瑞奏請根究

主使，命漕運總督張之萬會訊。之萬等以獄辭上，略言：「汶祥嘗從粵匪，复通海盜。新貽撫浙江，捕殺南田海盜，其黨多被戮，妻為人所略。新貽閱兵至寧波，呈訴不准，以是挾仇，無他人指使。請以大逆定罪。」復命刑部尚書鄭敦謹馳往，會總督曾國藩覆訊，仍如原讞，汶祥極刑，並戮其子，上從之。

新貽官安徽、浙江皆得民心，治兩江繼曾國藩後，長於綜覈，鎮定不擾。江寧、安慶、杭州、海塘並建專祠。

李宗羲

李宗羲，字雨亭，四川開縣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安徽即用知縣，歷英山、婺源、太平。咸豐三年，粵匪陷安慶，宗羲奉檄詣廬州軍督糧械，積功累擢知府。八年，曾國藩進規安徽，調充營務處。九年，署安慶知府，以疾去官。同治元年，河南巡撫嚴樹森疏薦，命送部引見，樹森旋撫湖北，又疏調從軍。三年，曾國藩督兩江，調赴兩江筦江北釐金總局，裁定沿江釐捐科則。江寧克復，以道員歸兩江補用。四年，署兩淮鹽運使。自軍興，淮南鹽艘改道泰興，宗羲於瓜洲東別濬新河，避長江風濤之險，商　　民便之。遷安徽按察使，再遷江寧布政使。五年，清水潭決，被災者七州縣，宗羲工賑並行，活民甚眾。定招墾荒田酌緩昇科限制章程，及江寧七屬民衛丁漕折徵等次，民皆稱便。

八年，擢山西巡撫，劾布政使胡大任廢弛因循，罷之。令按察使李慶★等率兵分地駐防，陝回乘河冰來犯，三戰皆捷；屢自延川、韓城東竄，並擊走之。丁母憂去官。

十二年，服闋，擢兩江總督。日本方構釁，宗羲治江防，增築沿江烏龍山、江陰都天廟、象山、焦山、下關砲台。又於吳淞口及江陰北岸瀏聞沙、烏龍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築，使江、海相犄角。時詔修圓明園，宗羲疏言：「外侮內患，天時人事，皆有可慮。請省營繕，減服禦。」十三年，又疏言：「星變屢見，外患方熾。上年御史沈淮奏請停止園工，臣亦冒貢愚忱。茲復有不能已於言者，時局艱難，度支短絀，特一端耳。今外人入處肘腋，圓明園距京城數十里，既無堅城管鑰之固，复少大枝護衛之兵。頻年以來，每遇民、教爭鬥，外人動挾兵船要求。天津朝警，則海淀夕驚。皇上奉皇太后於此，此臣所萬分不安者也。如蒙皇上乾綱立斷，速諭停工，天下臣民，知皇上有臥薪嘗膽之思，必共振敵愾同仇之氣。人主居崇高之位，持威福之柄，苟無敬畏之念，則驕肆之心生；苟無忠諤之臣，則讒諂之人至。近日大學士文祥引疾，侍郎桂清外調，道路頗有惜詞。臣竊謂老成憂國者，宜留之左右，以輔成聖德；忠直敢諫者，宜誘之使言，以恢張聖聽。

」疏入，上嘉納之。

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議海防六事，下各督撫詳議，宗羲上疏曰：「萬事根本，以用人為要，而就海防言，尤以求將才為要。宋臣楊萬里有言：'相不厭舊，將不厭新。'蓋言用兵忌暮氣，宜年壯氣銳，素有遠志，未建大功之人。至宿將勳臣，帝心簡在，固無俟臣下之論列也。古有海防無海戰，今練兵仍以水陸兼練為主。水師戰艦不及輪船，輪船又不及鐵甲，而船之得力與否，仍視乎駕馭之人。今戰艦即不能一時盡易，應就弁兵中挑赴輪船學習，仍歸水師提督節制。更招集沿海熟習沙線，能耐勞苦之人，參用西法，加以訓練。然沿海地廣，勢不能遍設輪船，若敵乘無備，舍舟登陸，則我船砲皆無所用，故不可不急練陸兵。同治十年，曾國藩議沿海奉天、直隸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七省練陸兵九萬，沿江安徽、江西、湖北三省練陸兵三萬，合成十二萬。以陸兵為御敵之資，以輪船為調兵之用，海道雖極遼遠，血脈皆可貫通。今誠踵其議而力行之，各省分定數目，各專責成，貴精不貴多，宜聚不宜散。從前缺額之兵，不必再補，現在已募之勇，更加精練，是在平時之實力講求矣。西洋火器，日新月異，疊出不窮。今日所謂巧，即後日所謂拙。論中國自強之策，決非專恃火器所能制勝。然風會所趨，有不能不相隨轉移者。各國新出之砲，現在上海機器局已能如式製造。惟火器不難於用而難於不用。有事試演，尚可經久，無事擱置，立形銹壞。以後購造槍砲，應於操演之後，時時磨洗，不許銹壞，違者罪之，是珍惜巨帑之要義。臣聞自古覘國勢者，在人材之盛衰，不在財用之贏絀；在政事之得失，不在兵力之強弱：未聞以器械為重輕也。且西人之所以強者，其心志和而齊，其法制簡而嚴，其取人必課實用，其任事者無欺誑侵漁之習，其選兵甚精，故臨陣勇敢而不畏死。不察其所以強，而徒效其器械，豈足恃哉？自福建創設機器局，上海繼之，江寧、天津又繼之，皆由槍砲而推及輪船。臣愚以為大沽、吳淞、直、東、閩、廣等口，如能各得鐵甲一二，蚊子船三四，佐以兵輪，安配重大擊遠之砲，與砲台相輔，亦足屹成重鎮，稍戢戎心。惟泰西各國輪船以百數十計，鐵甲船以數十計，　　大砲以千計，小砲以數千計，即使中國歲籌巨款，多方製造，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。臣謂船砲當量力徐圖，而仍以修政事、造人材為本，使各國鄉風慕義，或外侮可以稍紓。近年勸捐、收釐、津貼，無法不備，民力竭矣。煤、鐵乃中國自然之利，若一一開採，不獨造船造砲取之裕如，且可以致富強。現在磁州業已奏明試辦，而湖南、福建、江西、山西等省已成之煤、鐵廠，擴而行之，果能有效，何必捨近求遠，取給外國？為目前權宜計，將各口洋稅通提六成，專供海防之用，五年為限，當可集事。若夫節流之法，更非難行。節之必自朝廷始，誠能罷土木之工，省傳辦之費，減宮中之用，則一歲所省，何啻百萬？各省督撫，盡裁不急之費，錢漕稅釐，實力稽察，勿使乾沒，則一歲所增，何啻百萬？請敕下戶部，統籌全局，分別出入，於綜覈各項之外，指

定籌防專款，應用若干，俾中外上下曉然於經費之有限，財用之有制，力求撙節，不必言利，而度支可裕矣。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廣言之，要必得人而後可以言持久。臣週諮博採，事之可行者，尚有三端。沿海各島，大都土瘠產薄，惟台灣形勢雄勝，與廈門相犄角。東南俯瞰噶囉巴、呂宋，西南遙制越南、暹羅、緬甸、新加坡，實為中國第一門戶。其地產有山木，可採以成舟航；有煤鐵，可開以資製造。其客民多漳、泉、湖、嘉剛猛耐苦之人，足備水師之選。如得幹略大員，假以便宜，俾之輯和民、番，兼用西人機器，以取煤鐵山木之利，數年後可開製造局；練海師，為沿海各省聲援，絕東西各國窺伺。此中國防海之要略，事之可行者一也。海外新嘉坡、檳榔嶼、舊金山、新金山各埠，均有閩、廣人在彼貿易，每處不下數万人。其為首領者，必有幹濟之才，足以提倡全埠。如派領事出洋，物色人才，不論官階文武大小，有能任此事者，給以虛銜，令前往各埠結納首領，婉轉勸導，由各省督撫奏給職官，派為練首，令其團練壯丁，隨時操演。約計經費有限，而獲益無窮，事之可行者二也。現在通商各口，外人星羅釭布，中國情事，無一不周知，而彼都情形，中國則皆未深悉。自斌椿、志剛、孫家穀出使後，至今無續往之人。竊謂宜選有才略而明大體者，隨時遣使，設有交涉，可辯論者與之辯論，可豫防者密為設防。且於彼國有用之人才，新造之精器，均可隨時採訪，以為招致購買之地，事之可行者三也。」尋乞病罷歸。

光緒四年，東鄉民亂，命宗羲按讞。宗羲以知縣孫定揚浮收激變，冒昧請兵，提督李有恆妄殺平民千餘，據實入告，獄獲平反。六年，召詣京師，以病未癒，疏請乞緩行。十年，卒，賜祭葬。

子方本，舉人，兵部郎中。有幹濟。總督鹿傳霖、錫良先後令董商務、學務。川東旱災，治賑，被疾，卒，贈太僕寺卿。

徐宗幹

徐宗幹，字樹人，江蘇通州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山東即用知縣，除武城，調泰安。在任十年，有政聲，遷高唐知州。道光十七年，濰縣教匪馬剛等作亂，從巡撫經額布剿擒之，議解省下獄候命。宗幹請於巡撫，即其地誅之，眾心以定。遷濟寧直隸州。金鄉民濬彭河，下游諸屯民聚眾沮之，毆官傷胥役，勢洶洶，宗幹馳往諭使解散。屯民出自首，大吏欲置重典，宗幹以為民畏水患，非與官敵，聚眾本沮工，毆官非本意，力爭戍為首者七人。署兗州知府，修滋陽河堤。

二十二年，擢四川保寧知府，兼署川北道。擢福建汀漳龍道，屬縣有械半，案久不結。宗幹率壯勇數十人直入其村，集兩造剖其曲直，令同酒食以解之，令獻犯懲治，事遂解，一時梟悍皆斂跡。總督劉韻珂密薦。二十五年，丁母憂去官，服闋，起授福建台灣道。咸豐三年，台灣匪洪恭等陷台灣、鳳山兩縣，复擾噶瑪蘭廳，宗幹督兵平之。四年，擢按察使，為巡撫王懿德所劾，解任。旋召來京，命赴河南幫辦剿匪。六年，復命赴安徽。七年，授浙江按察使，遷布政使，以短解甘餉降調。十年，江蘇團練大臣龐鍾璐請以宗幹辦理通、泰諸州縣團練。

同治元年，擢福建巡撫。三年，粵匪李世賢、汪海洋等由廣東入閩境，逼漳州，龍巖、雲霄、武平、永定、南靖、平和相繼陷，宗幹偕閩浙總督左宗棠以次剿平。五年，卒。宗棠偕將軍英桂奏：「宗幹循良著聞，居官廉惠得民，所至有聲。」優詔褒卹，諡清惠，祀福建名宦。

王凱泰

王凱泰，初名敦敏，字補帆，江蘇寶應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十年，以母喪歸。粵匪分犯江北，上命大理寺卿晏端書治江北團練，大學士彭蘊章薦凱泰使佐理。敘勞，累加四品卿銜。同治二年，從巡撫李鴻章軍幕。四年，浙江巡撫馬新貽薦調，命以道員發浙江，署糧道。曾國藩、李鴻章、馬新貽交章薦舉，五年，擢浙江按察使。紹興三江閘洩山陰、會稽、蕭山三縣水入江，歲久沙積，三縣民請濬治。凱泰履勘濬治，復舊利。六年，遷廣東布政使，裁陋規，省差徭，覈釐捐，丈沙田，濬城中六脈渠，增建應元書院。七年，擢福建巡撫，課吏興學，禁械鬥、火葬、溺女、淫祀舊俗，奏請撥釐金糴米二十萬石實常平倉。充鄉試監臨，奏請整飭科場積弊。台灣獄訟淹滯，奏請勒限清釐。

十二年，應詔陳言，略謂：「宜變通者六事：一，停捐例。自捐俸減折，百餘金得佐雜，千餘金得正印，即道、府亦不過三四千金。家非素豐，人思躁進，以本求利，其弊何可勝言？今日應以停捐為急務，以江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廣東、福建六省釐捐年提數万，又於海關、洋稅關撥數万，似可彌京銅局捐項。至外省籌捐雖難周知，而福建自十年至今，收銀不過數万，他省可以類推。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，得不償失，請下部覈議。一，汰冗員。捐納，軍功兩途，入官者眾，部寺額外司員，少者數十，多則數百，補缺無期，徒耗旅食。各省候補人員，較京中倍蓰。按例，各省試用佐貳雜職，視各項缺數多寡，酌留十之二。請援照大挑知縣名次在後，暫令回籍候諮之例辦理。一，限保舉。軍興後

保案層疊，名器極濫，捷徑良多。請下部覈議，此後保舉只准得應升之階及應升之銜，其餘班次概予刪除。至一品封典，二、三品加銜，皆不得濫請。一，复廉俸。自咸豐間軍用浩繁，京外俸廉，分別減成，京員困苦，知縣疲累，早荷聖明鑑及。今欲砥礪廉隅，似廉俸复額，亦其一端。福建文職廉額年支十三四萬兩，計現年徵起錢糧羨耗支抵尚屬有贏，道府以下各員，似可照額全支。請中外廉俸改復舊額，或加成支放。一，重學額。近年鼓勵捐輸，有加廣中額學額之制。中額三年一試，無慮濫竽。至一州一縣，士風本有不齊，乃以文理淺陋者濫廁其間，甫得一衿，包攬詞訟，武斷鄉曲，流弊不堪指數。請嗣後各省捐輸，只加中額，不加學額，並敕各省學臣酌覈。如有不能足額，奏明立案，俟文風日上，再行如額取進。一，立練營。營兵皆招自本籍，月餉不足贍八口，勢必另習手藝，兼營負販。每逢操演，不過奉行故事。設有徵調，兼旬累月，始克成行。兵與將不相習，兵與兵亦不相識，人各一心，安能制勝？近年削平禍亂，全賴湘、淮各勇。國家養兵，糜帑歲數千百萬，竟不得其用，其弊實由於此。往年江寧克復，臣函商曾國藩，備言江寧綠營應稍變通，以現存得勝之勇，改充額兵，設營分部，一洗舊習。國藩未及議行，旋調直隸，即設練軍，蓋亦採用臣說。左宗棠在閩浙任內，奏准減兵加餉，就餉練兵，洵為救時良策。請敕下各省督撫照減兵加餉之說，而以所減之餉加於戰兵。按湘、楚營製，五百人為一營，擇地分扎，隨時互調，俾卒伍皆離原籍，不致散處市廛。餉不另增，兵有實用，庶化兵為勇，而武備可恃。」疏入，命下部議。

十三年，入覲，行至蘇州，疾作，乞罷，予假治疾。日本窺台灣，命凱泰力疾回任。光緒元年，移駐台灣，病劇，還福州。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文勤。

郭柏蔭

郭柏蔭，字遠堂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、給事中。出為甘肅甘涼道。二十三年，戶部銀庫虧帑事發，柏蔭為御史稽察，未糾發，奪官分償，旋授主事。咸豐三年，會辦本省團練，以克廈門、防延平功，擢郎中。同治元年，引見，交欽差大臣曾國藩差委。二年，授江蘇糧道，擢按察使，遷布政使，護理巡撫。六年，擢廣西巡撫，調湖北，仍留署江蘇巡撫。方亂時，江、浙交界槍船群聚為匪，柏蔭與浙江會捕，獲其首卜小二置之法。禁槍船，設牌甲，稽查約束。

是年，赴湖北任，署湖廣總督。各省遣散營勇，會匪蕭朝燾約黨分佈黃梅、武穴、龍坪各水次，阻截散勇，偪令從為亂。柏蔭遣兵往捕，其黨殺朝燾以降。諸縣教匪，京山吳世英、蘄水馮和義、沔陽劉維義次第擒誅。七年，奏言：「漢口鎮華、洋雜處，散勇遊

匪廁其間。每遇撤營，散佈謠言，句結入會。疊經懲辦，在武漢、襄樊地方分設遣勇局，凡有在鄂散勇，均令赴局報名，僱船押送回籍，酌給川資，庶無業之徒，可歸鄉里，不至流而為匪。」又奏言：「淮南鹽引，楚岸為大宗。自長江被擾，運道梗阻，改用淮北票私，暫濟民食，淮南銷路遂滯。請復淮南引地，禁淮北票私，停北鹽抽課。襄、鄖、德三府前此兼銷潞鹽，亦一律禁止。」八年，多雨大水，柏薆遣吏分道治賑。九年，再署湖廣總督。十年，湖南會匪陷益陽、龍陽，柏薆分兵防守進剿，獲其渠。十二年，以病乞罷。光緒十年，卒。

子式昌，舉人。從軍積功，以知府發浙江。巡撫蔣益澧調赴廣東，署肇慶。益澧罷，式昌還浙江，補台州。劇盜黃金滿以官吏貪酷，煽亂。式昌扼要隘，令民自守，以嚴法繩蠹吏，蠲斥苛斂。金滿乃詣彭玉麟請降。光緒二十六年，衢州民殺教士，戕西安知縣吳德瀚。擢式昌金衢嚴道，諭士民安堵，得亂首誅之。三十一年，署按察使。卒。

武昌子曾炘，官至禮部侍郎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王慶雲、譚廷襄並易攴歷中外，慶雲綜覈精密，治防井井，尤為可稱。馬新貽、李宗羲皆以循吏贊畫軍事，擢任大藩，治績卓著。宗羲諫園工，籌海防，建言遠大。徐宗幹、王凱泰清節惠政，皆有時望。郭柏薆久任疆圻，澤施於後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